



Z谈薮

河西是条走廊

□ 张世勤

西域的故事一定很早就开始了。在汉之前，经过春秋和战国洗礼之后站立起来的秦帝国，在全力向东发力的同时，已经不时感受到从背后吹过来的一阵阵凉气。在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南北夹击，黄土高原与塔里木盆地东西相隔之间，一道狭窄的长长走廊，成了千年风口。这儿地广人稀，却生机盎然；这儿气候干旱，却因祁连山的冰雪融水，绿洲片片；这儿族群汇聚，却纷争和冲突不断；这儿牛羊成群，宝马奔腾，却混沌剽悍。如果不是匈奴人挟持西域诸国不断向东袭扰，从秦帝国接过大一统版图的刘邦，并无暇西顾，不会急于把目光投向西面，引发凶险的“白登之围”。在汉武帝眼里，走廊不是一根烧火棍，而是一把钥匙，打造好这把钥匙，便能打开西域这把尘封的锁。在大海便是疆界，便是尽头、便是阻隔的当时，只有保证这条走廊的畅通，新兴的东方帝国才能与中亚、西亚链接起来，一同繁荣昌盛。因此，张骞对西域的“凿空”之旅，既是帝国使命、国家战略，也是人类在前行中必然相互交往而走向彼此融合的大势。

胡人有香料、工艺品、地毯，汉人有丝绸、茶叶、瓷器，走廊既是关卡，也是通道；既是旅程，也是集市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其《中国》一书中，第一次将这条通道命名为“丝绸之路”。

这名字听起来贵气、文气、洋气，一如走廊上方那面星空幽远、耀眼和璀璨，足以引发无数人对过往的遐想。但所谓的“丝绸之路”，一开始却并不像丝绸那样质地丝滑，手感柔软，穿戴美丽。文明互相浸润，也会互相冲突；地盘各有边界，世事总在变迁。

和亲之策并非汉武帝所创，而是始于汉高祖刘邦时期，只是并不成功而已。同样，汉武帝派出的细君公主，不过五年便抑郁而终。且不说她嫁的乌孙王猎靡是一个老男人，文化差异，语言不通，水土不服，习俗不惯，列匈奴左夫人之后，屈为右夫人，单是按乌孙国风俗，她必须再嫁继任乌孙王的猎靡的孙子军须靡，尽管他们年龄相当，却也让她难以承受。当她向朝廷禀报自己的苦衷时，朝廷回复她的关键字只有两个：遵从。所以，她只能写下《悲秋歌》：吾家嫁我兮天一方，远托异国兮乌孙王。穹庐为室兮旃为墙，以肉为食兮酪为浆。居常土思兮心内伤，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然后香消玉殒。这《悲秋歌》简单翻译一下就是：“远离故乡，嫁与乌孙王。帐篷为家，毡子为墙，肉为食，酪为浆。思念故土，心情悲凉。愿化黄鹄，归故乡。”

尽管续嫁军须靡的解忧公主，内心要远比细君公主强大，适应能力也远超细君公主，可她再怎么强大，再怎么“解忧”，在再嫁继任的军须靡之弟翁归靡之后，在再嫁继任的翁归靡与匈奴夫人所生之子泥靡之后，面对暴虐失众的泥靡，她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，心劲也已经消磨殆尽。好在汉宣帝知晓动荡，怜其艰难，允其年老归汉，算是勉强善终。

和亲溢出的泪水，终究浸泡不出永久的亲情，一国的政治大任也非一两个弱女子的肩所能扛起，在和亲、和谈、合作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，武力就会自然被摆上桌面，任何文明的创造和生存发展都是有代价的，甚至这代价有些血腥。

像张骞貌似专为了解西域所生一样，仿若一颗流星划过西汉天际的霍去病，貌似也是专为打通西域而生。这个少年军事天才，不怕孤军深入，擅长偷袭夜奔，初战封侯，六击匈奴，封狼居胥，驱赶强敌远遁，终使漠南再无王庭，而这期间，从他十八岁出山到二十四岁病逝，只有短短六年时间。解忧公主难以“解忧”，霍去病终“去病”，他几乎以一己之力，一举解除了汉王朝遭受匈奴袭扰的长年心病，同时也解放了西域诸国多年被挟持的手脚。

是时，所谓的西域诸国，无论是城郭国、行国、封国、王国、汗国，相比真正的西汉帝国，都只能算是一种割据政权的存在形式，还根本够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国，因之西域都护府的设立，自然顺理成章；武威、张掖、酒泉、敦煌四座城池的崛起，也在所必然；四十五座荒原驿站，也开始了八百里快马急报；凉州不凉，“汉之号令班西域矣”！从此，货物成为语言的翻译，服饰成为国家的户籍，佛经、绘画和西域舞蹈成为文化的载体。此时的走廊，是一只胳膊，经络舒畅，是一腔胸膛，血脉偾张。阳关和玉门关，都关不住。

有了翻译家鸠摩罗什，有了僧人乐僔，也便有了三危山上的第一窟，也便有了惊艳世界的敦煌。这至高的艺术瑰宝，瞥一眼，醉千年。观一窟，思无邪。

及至遭“五胡乱华”，遇“永嘉之乱”，现“南北朝分庭抗礼”之时，走廊一时成为士家大族躲避战乱之所，以郭荷、郭瑀、刘曜为代表的河西三代学者，他们从马蹄山下的临松薤谷成长起来，前后接力，终于接续上了先秦荀子所供奉的儒家香火，儒风由此盛行。富都口的万亩油菜花，开得漂亮。

隋炀帝杨广，因做过不少“弊在当代，利在千秋”的事，被后世评价为“其罪也彰，其功也卓”，当他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巡视西域的帝王，登临焉支山西望的时候，见雪山千年，古道漫漫，欣然于通往长安的丝路畅通。

盛产于大宛的汗血宝马，无论多么健硕，多么俊逸，从西汉跑到大唐也少不了八百年。它的每一行脚印里，都灌满了黄沙。路过的每一道车辙旁，都堆满了风雪。所有的皱褶都被经书展开，所有的崎岖都被物流铺平，被多元文化反复冲洗过的丝路已经慢慢丝滑。二十八岁登基的大唐天子李世民，听到了八十岁老臣裴矩所献上的乐曲《西凉》。当然，西凉不凉，全是古道热肠。

当海权意识从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时候，大明王朝却出人意外地把“禁海”作为了国策，更别提清王朝的自高自大和闭关锁国，这不仅让一个东方大国的出海变得艰难，而且让一条富含生机的古道也变得萧条。

河西是一条走廊！

今天的我们，不仅要昂首挺胸地出海，还要重振“一带一路”的繁荣，与世界文明互鉴，一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

Z大家

在逃离中完成

□ 张 煜

自古至今，只要人类未能达到高度文明的程度，“丛林法则”就会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，只不过在魏晋等乱世表现得更强烈更外露而已。社会生活里存在这样的“法则”，究其原因，即人是“不完全”的，人性是掺进了许多杂质的。有人说人性中有三分之一的动物性，在某个时段某个空间，人性里所包含的动物性可能还要更多一些，所占比重还要更大一些。

在战争中，在一些特别的事件中，关于人的兽性记录到了不忍复述的地步。每逢这样的时刻就令我们绝望，彻底悲观起来，甚至相信人类已经处于万劫不复的绝境。人类在许多时候已经没有理由向上苍索要幸福，只得认命：等待我们的只有一片黑颜色。

从历史上看，在魏晋这样的混乱时期，对人性又是一个巨大的考验。其实每个人自诞生之日起，即开始面临着怎样运用“文明法则”，去抵抗无所不在的“丛林法则”的残酷现实，领受了极尽艰巨的任务。可悲的是每个人几乎都没有什么胜利可言。这种抵抗既是对外又是对内，就是说还要与自身的动物性对抗一生。抵抗的决心与方法不同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具体表现，选择不同，效果和结局也就不同。

陶渊明尽可能地运用文明这个柔弱

而持久的武器来进行斗争，是他身上最了不起的部分，也是人之为人最了不起的部分。当生命在混沌中形成的时候，就带着良知和良能，它并非完全由后天赋予。文明就在这种先天的基础上得以滋生、衔接和强化，这种顽强成长的力量不得小觑。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力量，人类才有了延续下去的理由、可能和希望。人类的历史就是运用这种文明来抵抗“丛林法则”，由失败到胜利或由胜利到失败的循环往复的过程。

如果说这是一场战争，那么从古到今，每一个人都不能逃离这个战场。这场战争就个体来讲会纠缠一生，对群体来讲则会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状态。陶渊明洞若观火，他熟悉人性的秘密。整个魏晋时期乃至这之前的春秋战国、原始社会等等，人类历史上所有的“丛林法则”演绎的悲喜剧、苦难史和流史，对诗人来讲都不陌生，甚至并不遥远。切近的“法则”活生生地强加到一些人身上，那种痛苦是不难设想的，陶渊明旁观近看，体会一定是极深的。

我们当然明白，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其他人，都是“丛林”选择了他们，而不是他们选择了“丛林”。他们降生到世界上不是出于自愿和自觉，而全都是被迫和被动的，这并不是一次自我抉择。陶渊明在逃离中完成了自己，秉持了文明的力量。他既不认可那个“法则”，又不愿做一个颓废之士，最终算是取得了个人主义的胜利。尽管后来陶渊明穷困潦倒，在饥饿中死去，但作为一个生

命来讲，他在自觉选择和对抗的意义上还是完整的，仍然是一个胜利者。他在精神与艺术层面上就更是如此。他既没有像孔融、嵇康那样死于尖牙利爪之下，也没有像某些加入统治集团的尾随者那样可悲与可鄙。他个人生活着，耕作着，思考着，不停地吟和记录，从事一种健康的体力和脑力劳动。他侍奉的那片土地，他的整个艺术，就是实际生存的注解和证明。一个人在当时能够这样，已经是足够卓越了。

陶渊明虽然流传下来作品数量不多，只是李白杜甫的十分之一左右，但力量却同样巨大。这些文字极耐咀嚼，意味深长，力量持久，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。如果陶渊明是一个谜，谜底又在哪里？它可能就存在于个体与集体、弱者与强者这两个关系之中，存在干一种特异的生命之中。他无时无刻不在“法则”的笼罩下作出个人的思索、个人的判断；他的幽思，他的行为，他的动作幅度，都显得朴素天然。用现在的话讲，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“可操作的”。他的行为不给我们一种突兀感和莽撞感。在大家都理解接受的前提下，他表现了生命的不屈、强悍以及抵抗到底的强韧精神。这非常了不起。

在血腥的对手面前，他逃离了；在韧性的坚持中，他完成了。

Z后窗

兀坐听雪溜竟日

□ 张 健

大雪节气已过，却始终未盼来一场大雪。落寞之际，读到《徐霞客游记》中的一句话，一下子满足了对大雪的渴望，内心瞬间被治愈。

四百多年前的一个冬天，徐霞客游至黄山，天降大雪，雪满黄山路。他用一根铁棒，在峭壁之上凿出一个个冰坑，一步一步地爬上了黄山绝顶。在黄山雪海中，他停下脚步，奢侈一把，彻底躺平了一天。枯坐之中，他只在当日的游记中记了这么一句话：

初四日，兀坐听雪溜竟日。

这一句中“听”和“溜”两字最妙。听，大雪飞扬；溜，闲情逸致。

徐霞客有自己的目标，一生都在用脚步丈量山水。或许自知吾生也有涯，而“游”也无涯，他几乎从未停下脚步，一直在路上。他可能也曾想过，游历完大好河山，等闲下来，一定找个自己最爱的景致住下，故地重游。

然而，徐霞客的目标永远只在遥不可

及的天际。他从未走过回头路，一双脚印从未在同一景致上踏过二遍。不论风景如何瑰丽壮观，一生到过一次，已是万幸。一旦错过，便是一世。

大雪封黄山的美景，徐霞客这次没有错过。不是因为天气成全，我倒觉得是他真的累了，想驻足小憩，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。眼前就是风景，何必再脚步向前。

这一天，徐霞客兀坐在黄山山顶上，成了漫天风雪的主人。第二天，雪开天晴，金光万道。他持杖踏进盖满厚雪的山路，又出发了。

多年前的一个冬天，也是风雪来袭，大雪封路。恰巧有个着急的任务，我需从济南去日照出差。那时，高速公路停摆，高铁还没开通。乘坐绿皮火车前往，成为别无选择的选择。

我坐在火车靠窗的座位上，眼睛一直盯着窗外。风雪中的树木迅速倒退，枝条压雪低。远山和村庄安卧在柔柔的白绒地毯上，列车的闯入打碎了那宁静的梦，水

墨画一般闪过。

很庆幸，当时的手机没有短视频撩人眼球，没有朋友圈招摇过市。因为走得急，连一本爱读的书都未随身携带。就这么干坐着，对着窗外的冰雪大世界发呆。

雪花如同小精灵，穿越窗玻璃直飞入怀中，甚至能嗅到她的气息，隐隐有一丝凉意。累了，就闭上眼休息，无边的思绪在落雪纷纷里飞驰。火车不知疲倦地前行，除了伸向远方的铁轨，就是呼呼而过的风雪。

这一路，我斜坐在火车窗下，享受着“雪国专列”带来的松弛感。此后，再无这样的乘车经历。这一次竟成遥远的绝响。

当年明月曾说：“我之所以写徐霞客，是想告诉你，所谓百年功名、千秋霸业、万古流芳，与一件事情相比，其实算不了什么。这件事情就是——用你最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。”

除了徐霞客，整个大明王朝还有谁？放眼中华上下五千年，还有谁？

李白做到了吗？他可以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”，但他写的吹捧杨贵妃的诗作，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”现在读来仍觉得肉麻。

苏轼做到了吗？在《送淡公》诗中，他写道：“何以兀其心，为君学虚空。”意思是：如何使自己的心灵安定，学习像虚空一样无拘无束。可在被贬谪的路上，他何尝不想梦回帝京，出将入相。正如他《自题金山画像》所言，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

谁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，世界哪能照自己的方式运转。步履匆匆之际，“兀坐听雪溜竟日”足矣。未知的是，前路漫漫，漫无边际；后尘茫茫，一片空白。

盼着天公下一场大雪，检验一下我的心境。

Z坊间

无怨无悔的穷乐童年

□ 张文涛

我小时候生活在鲁西南的一个村庄，直到上大学那年才走出村子进了城。老家地处黄河冲积平原，地势平坦，土地肥沃，村子附近没有高山，也没有大河，却有着质朴淳厚的乡情和亲情，以及让孩童尽情玩耍的乐园。

那时，小伙伴最喜欢玩的就是村里村外随处可见的泥土。从村南的大水坑边找到胶泥层，用铲子挖出胶泥，再将胶泥反复揉搓，就能捏成各式各样的小手枪，晒干后打磨光滑，就可以把玩。有时还会把小手枪放在柴火堆里烧，这样小手枪会更结实。当时小伙伴都会做泥手枪，还凑在一起玩打仗游戏。现在想来，还真佩服当时的动手能力和丰富想象力。还有“倒模子”，将揉好的胶泥塞进各种模具，倒出各种各样的模子，大家交换着玩或收藏起来。如今想来，也许我对各种动物和众多历史人物的认识就是从玩“倒模子”开始的。再如“跳方程”，用树枝在地上画出方程式、编上号，大家依次按编号单腿跳，跳数字最多的胜，这个游戏很能锻炼协调能力和计算能力。还有“弹琉璃蛋”（也称“玻璃球”），先在地上抠个洞，两米外画条线，把各自的琉璃蛋放在线上，趴在地上分别朝着洞口用手指弹，先进洞的胜，胜方获得对方的琉璃蛋，有次我就把琉璃蛋输光了，难过了好几天。

要说最能考验体力、技术和团队协作的游戏，那便是“打尜[g á]”了。将

五十厘米左右长的柳木棒做成手持棍，十厘米左右长的枣木棒两头削尖做成“尜”，选个宽敞土路，地上画个圆（叫“城”），将尜放在“城”里就可以开打了。游戏可单挑，也可分两队，石头剪子布决定谁先打，先打的队员用棍敲打尜的一头，尜弹起，再用棍抽打尜的中部，尜就飞出，简单的是看谁打的远，远者赢，近者输；复杂点的是轮流打，对方如能将飞来的尜用手接住就算赢，接不住，再用两次机会将尜扔进城，如扔不进，对方继续打，有时一个回合下来，能将尜打到村外去。还有一些更复杂的、更激烈的打法，如今记不太清了。因打尜忘记吃饭，回家挨批也是常有的事。还有个考验体力和技术的游戏是“打纸板”，将纸张折成四方片，三五成群轮番比赛，通过砸、扇等方式，设法把对方放在地上的纸板掀翻，成功了就赢走对方纸板，有时为了更好取胜，就叠了许多不同大小和硬度的纸板，有的小伙伴甚至把纸板撕了折成纸板，回家挨了家长一顿揍。

当然，还有许多女孩玩的游戏，譬如“扔沙包”玩“骨头子”等，十分有意思。那时女孩子家都会针线活，用不同颜色的碎布缝制成立拳头大小的布包，里面填好碎布缝合上口，就做成了沙包。扔沙包是个集体游戏，先由一个人站在线外扔沙包，其他人站在五六米远的地方，被沙包砸中的就换到线外接替扔，直到砸中人，再轮换，女孩子们奔跑雀跃，好不热闹；鲁西南盛产青山羊，逢年过节家家要炖羊肉，每逢炖羊肉时，女孩子都等着要羊腿关节处的小骨头，我们叫“骨头子”（也叫“羊拐拐”），一只羊出四个，集齐一副需五个），处理干净的骨头子就成了女孩子的玩具，要好的女孩还将其染成各种颜色，立着像小鸡，躺着有四个不同的凹凸面，她们席地而坐，三三两两比赛，单手将一个骨头子抛上去，利用它落下的瞬间，将另外四个骨头子依次摆出相同的姿势，摆成小鸡难度最大，先摆好的一方胜，上下飞舞的骨头子让女孩子变得心灵手巧、眼疾手快，当然磨破裤子回家同样会挨批。还有踢毽子、捉迷藏、跳皮筋等，也是非常有趣的游戏，男孩子和女孩子可以一起玩，其乐融融。

那时小伙伴都很皮实，磕着碰着伤着也不在乎。受伤最多的是在水坑里“洗澡”（也叫“玩水”和“游泳”），以及“打坷垃仗”和“洋火枪”的时候。我们村南有个大水坑（用来盖房取土和村子排水），在雨后就成了小伙伴的乐园。如今会游泳，还多亏那时候。那时的夏天雨水特别多，坑里壕里都有水，幼童由家长带着在小水坑玩，大点的孩子放学或下地干活回来，就踊跃跳进大水坑，不会怕，先从浅水游，然后由浅入深，只要身体不沉底，动作怎么合适怎么来，很快就能轻松自如地游来游去，再捏上鼻子练潜水，然后搞比赛。水坑里难免有些碎玻璃

啥的，被划破皮肤、扎破脚也是难免的事，即使如此，也挡不住小伙伴们争先恐后“洗澡”的冲动，留下的伤疤竟然成为孩童记忆的炫耀资本。再说“打坷垃仗”（“坷垃”就是“土块”），每逢看完一次关于战争的电影，大家总会迫不及待聚起来模仿一场阵地战，兵分两队，预先找好土堆或在土质松软的庄稼地筑好土堆当掩体，各出一人当指挥，一声令下，各自朝对方阵地开始投掷土坷垃，再伺机发起冲锋，先冲到对方阵地的一方胜。这个游戏，现在想想都后怕，毕竟太危险了，几乎每次都有被砸伤、被砸哭的，可就是这样，小伙伴们还都踊跃参加，生怕被人瞧不起。

那个时候，每家的粮食都不富裕，平常吃的多是地瓜干、地瓜面，后来才有了玉米窝窝和白面馍，就连母亲专门为喂小鸡蒸的杂面窝头也只能偷着吃点，猪肉、羊肉和鸡蛋仅仅是过年时的特供，所以那时的孩子都盼着过年。我们的村庄距离县城十多里，还是在刚上小学时，我搭乘同学的马车第一次进城赶十月大集，美美吃上了一顿水煎包，买了两个演草本，满意而归。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和期待。

现在细细想来，我们这代人的童年，大都生活困难，物质匮乏，家中兄弟姐妹多的感受更为明显，但似乎并没有一味感觉到苦，反而充实、快乐，有着感恩过去的温暖和留恋。也正是那些艰难的日子，让我们渐渐懂得了亲情和友情、真诚与责任。